

躁。要之脉浮者当以汗解，浮而大则里热甚于水气，故用越婢加半夏汤，重用石膏以清里而定喘。脉但浮，则水气甚于里热，故用蠲饮之小青龙汤加石膏，以定喘，重用麻桂姜辛，以开表温里，而石膏之剂独轻。”

由此分析，曹颖甫所治，乃痰饮日久，内脏无热，兼见恶寒者，故加附子；张锡纯所治，乃暴感肺胀，里热与水气相抟者，故加石膏。张氏也说：“临证细心品验，知外感痰喘之挟热者，其肺必胀，当仿《金匱》用小青龙汤之加石膏，且必重加石膏方效。”然而，三十年中，张氏竟未遇到痰饮日久，内脏无热，兼见恶寒者？或许张氏自有另外的考虑吧。

虽然张锡纯认为：“外感痰喘之证又有热者，十之八九。”想必其中总有一部分其热不甚，之所以加石膏，主要还是为了平衡药性。但我们认为治痰饮当以温药，正需要小青龙汤药性之热。如张氏加石膏，药性转平，反而与病不利。另一方面，小青龙汤加人参，张氏尚且要加石膏，若小青龙汤加附子，按张氏之理，则更要加石膏了。而小青龙汤膏附同加，虽无文献记载，但麻黄与膏附同用，则《金匱》有之。水气病篇越婢汤方，方后有“恶风加附子一枚”。所以，小青龙汤加附子后，若出现热象，似可以再加石膏。

北京名医赵锡武曾说：“喘息亦即哮喘，以小青龙汤为主方，挟有热象者小青龙汤与麻杏石甘汤合用。脉微细恶寒嗜睡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加黑锡丹治之。”他的话有助于我们对以上文献的学习与思考作一小结。小青龙汤加附子加石膏可采用如下方法。

- ①本年新病，无热者，用本方轻剂，寒重者加附子，有热者加石膏。
- ②多年宿疾，及反复难愈的顽症，无热者，加附子，有热者再加石膏。从中也可看到，前贤对成方加减有如下原则。①辨证用药。
- ②针对病机。③平衡药性。

冯仕觉 七月二十一日

自去年初冬始病咳逆，倚息，吐涎沫，自以为痰饮。今诊得二